

中

国

美

丛

书

以形写神 ——
东晋奇画家顾恺之

●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中国数千年历史，宛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，淘洗、熔铸出千古风流人物，奇人正是其中特殊的一种。

这里的奇人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稀奇古怪之人，也不是神仙、巫师或相传具有特异功能之士，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实涌现的个性奇异的高人名士。奇人的奇异个性往往通过人物的奇突形貌、怪异思想、独特性格和离奇行动等综合因素表现出来。而且，这种奇异个性总是极大地有助于形成这个人物本身的聪明才智，构成他在历史上发挥特殊作用、产生深远影响的人格力量基础。

奇人是中国文化这一独特土壤里孕育、生长的奇葩，又在整个文化过程中流芳百世，成为这种文化的精神、气质的重要象征。因此，要了解中国文化遗产、中华民族精神，奇人不可不知。奇人，一面奇异的镜子，一扇含摄深远的窗口，映现出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风貌！

认识奇人，探测奇人，不是为了“猎奇”、满足好奇心，而是要由此更深切地体验和认同中国文化传统。当我们正告别 20 世纪而走向 21 世纪、迎接中国文化的新纪元时，奇人不失为供我们时时吸纳的一股源头活水。

我们编选这套丛书，正是想把奇人介绍给读者。

但是，中国历史上奇人辈出，且类型多样，而本丛书毕竟篇幅有限，不可能一一罗列，只能遴选其中有充分代表性的人物。这就需要有一套可行的奇人选择标准。

我们看到，历史上能称得上“伟人”的人物，如老子、孔子、庄子、屈原、项羽、司马迁、王充、李白、李煜、苏东坡、李贽、曹雪芹等思想家、政治家、诗人、作家，往往同时不失奇人风范。甚至可以说，大凡伟人必有奇人风采。如果把这些伟人尽数收入，势必篇幅吃紧。而且，更重要的是，倘若“奇”“伟”不分，奇人的风采会被伟人光辉所遮掩。所以，现实的考虑，是把“奇人”与“伟人”适当区分开来。凡伟人必奇人，其奇异处难免被伟大所含摄，可以且宜另行纳入伟人丛书。凡奇人而不足以成为伟人、其奇异风范突出者，才属于本丛书编选范围。

不过，即使如此，丛书篇幅仍然远远不足以容纳全部这类奇人。我们的编选不得不按照如下规则进行。第一，按历史时间顺序，顾及各代人选大体

均衡。尽管有的朝代奇人众多，也只能选其一二。第二，适当兼顾分类广泛，故选入奇君、奇相、奇臣、奇谋、奇道、奇儒、奇玄、奇杰、奇书家、奇画家、奇闲和奇士共十二类。第三，人物虽重要却事迹难考或在分类上重复的，只好付之阙如。

这样，读者看到的是本丛书共十二分册，依次是：

第一册：乱世说客——战国奇谋苏秦

第二册：滑稽之雄——汉代奇臣东方朔

第三册：外野孤鸿——西晋奇玄阮籍

第四册：以形写神——东晋奇画家顾恺之

第五册：朝野双栖——唐代奇相李泌

第六册：妙悟心禅——唐代奇僧慧能

第七册：沧江虹月——宋代奇书家米芾

第八册：浮浪天子——宋代奇君赵佶

第九册：天地一枝——明代奇杰徐渭

第十册：湖上笠翁——清代奇闲李渔

第十一册：宦鸟书鱼——清代奇儒纪昀

第十二册：末代狂儒——晚清奇士辜鸿铭

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并欣赏奇人风采，我们采用传奇故事的写作形式，力求流畅、生动、平易、感人。人物的主要事迹和性格特征、故事的基本情节线索，都忠于史实，但具体细节和场面在需要时也加以虚构或想象，以便突出奇人的性格特征，使奇人的形象显得丰满而活脱。人物的总体评价，采用

学术界定评，只是适当注意发掘奇异个性的文化意义。丛书每册配有 16 幅插图，也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形象而逼真地体会奇人风范。

这十二册图书由有关专家精心编绘而成，希望读者朋友会喜欢。由于编绘者水平及其它条件的限制，可能存在疏漏欠缺甚至错误之处，诚恳地请大家提出批评、建议，以便修订改正。

编 者

1994 年 7 月 25 日

引 子

顾恺之是东晋，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大画家，还是中国古典画坛第一大奇人，被称为才绝、画绝、痴绝。关于顾恺之的传说很多，然而一个个故事却像一些零散的珍珠，东一颗，西一颗，他的画也显出很多矛盾。一些在传说中很有神采的画却失传了，而留传下来的画却没有一个故事附丽在上面。很多出自作者心灵的画现已难以追寻，而现存的寥寥几幅中，却有看起来纯粹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图。这一系列的矛盾，包裹着一个隐秘，一个贯穿顾恺之一生的爱情故事。一旦知道了这个秘密，顾恺之一生神秘的行踪，对权贵的几番投靠，他的充满矛盾的画，他的奇特的个性行为，就都得到了说明。这个隐秘像一条玉绳，把所有顾恺之的传奇故事的宝珠都鬼斧神工似地串了起来。

历史文献对于顾恺之的记载，是从他 17 岁那年开始的，也就在这一年，命运的神秘就悄悄地靠近了他，并影响了他的一生。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 瓦官寺奇迹	(1)
二、 女史箴图缘起	(26)
三、 三画桓温像	(55)
四、 追索谢安神韵	(82)
五、 《洛神赋》悲怀	(102)

一 瓦官寺奇迹

东晋哀帝兴宁二年（公元 364 年）四月。

春天的阳光透过空气幻出串串七色光晕，挂在东晋首都建康城外一个庭院里。一个 17 岁的青年男子在院里徘徊。从早晨到中午，他的身影和庭院里的竹影慢慢地变幻着位置，构成一幅懒洋洋的悠然图画。

他就是青年画痴顾恺之。

他必须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。

整整一上午，他都处于自己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之中。把他散乱的内心整理出来，可概述如下：

按照原来的计划，他应在 20 岁时，突然以一大画家的形象，出现在京城的上流社会，如神灵天降，闪电

般地征服全国。五年前，他购买了这个庭院，随即按照当时士人的高雅风格进行了改造，并取名为“之园”。这里地理位置理想。很幽静，俨然世外，可安心作画，又离京城很近，容易得悉上层政治文化的变动。

东晋画坛为三大势力所左右。一是宫廷的帝王后妃名臣画。这里遵循的是先秦以来的惯例。如顾恺之所崇敬的一位人物陆机所说：“绘画就像《诗经》中的《雅》《颂》两部分一样，使伟大的事业更加光彩，宣物莫大于言，存形莫善于画”，这类画的目的是以纲常伦理为基本原则，从而对社会人心进行伦理教化。顾恺之崇敬的另一位人物曹植把这种教化目的也讲得很清楚：“观画者，见三皇五帝，莫不仰戴，见三季暴主，莫不悲惋；见篡臣贼嗣，莫不切齿；见高节妙士，莫不忘食；见忠节死难，莫不抗首；见忠臣孝子，莫不叹息；见淫夫妒妇，莫不侧目；见令妃顺后，莫不嘉贵，是知存乎鉴者何如也。”二是名士人物画。自魏晋的人物品藻以来，上流社会人人注意仪容风采。从竹林七贤以后，士人的独特个性在人物品藻中占了最高的地位。画家如能绘出人物之神，犹如文人能用简短精炼的语言点出人物的个性风姿，马上就能传誉社会。三是佛教人物画。随着三国以来寺庙愈来愈多，佛教壁画也风行起来。而且随佛画兴起是一种西域画风的传入。佛和菩萨身体半裸，衣服紧贴身体。注重色的

明暗，以色压线。这画风经三国时期曹不兴的提倡而成为一种风格样式，被称为“曹衣出水。”面对矛盾而又相交的三股画潮，顾恺之把重点放在第二类上。在这类画中的胜利，意味着在上层教养人士中的地位。而且只有这股潮流是最具艺术性的，又是最显中国文化精神的。在这一领域的成功，无疑地也就打开了被朝廷诏进画帝王功臣的宽敞大门。但是要在名士画中惊鸣，顾恺之打算走迂回道路，从佛画入手。佛画的观众是跨阶层的。佛画上的成功，会赢得从朝廷显贵到一般民众的众口皆碑。这将形成一股巨大的浮力，把他推向他所想要升腾而上的顶峰。以佛画的方式出场，在顾恺之，还有一个更深远的考虑。要想在名士画上成功，必须阻止西域画风的影响，他以中国画的方式来画佛画，使佛画中国化，那么佛画就始终是名士化下面的一个等级。佛画和宫殿画一样，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。只要你画出一个典范，就会有无数的模仿者。佛教画的成功一定能够把他推向名流社会，推向宫廷。他在佛画和宫廷两方面以典范性作品占领师位，然后在名士画的传神写照中奔向艺术的峰巅。

然而，在他对自己能否出场还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，客观外界却显出了一个最佳的出场机会。去年八月，朝廷把淮水南岸窑处之地赐给唐僧慧力，使之造瓦官寺。这意味着一系列的绘画创作机会。而且瓦官寺的政治背景必然使之成为京城名流荟萃的

中心。顾恺之现在面临的选择是：要么抓住外在机遇，立即出山，这会冒一败涂地的风险，要么再等三年有取胜把握再出场，但那时可能会没有这么好的外在机缘。

今天早晨一睁眼，他就给自己下了一通今天必须作出决定的死命令。现在他已经两次拒斥了童仆要他吃饭的催促。他在竹荫里坐下，提腰，直颈，盘腿，欲让纷乱的头脑空白一段时间。突然，透过槐树排列构成的园门，不远处垂柳掩映。绿波跃金的小池里，有两只羽毛绚丽的水鸟在悠然飘荡，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鸟。他立刻大呼小童准备笔纸颜色，同时立下了誓言，这次水鸟图画得成功就冒险出山。他把这对彩鸟的出现看成一种征兆。

黄昏之时，一幅被家僮们交口称誉，自己也是越看越得意的《水鸟图》挂在墙上，顾恺之吃了一顿很香的晚饭，吹灭蜡烛，倒床大睡。

二

第二天，顾恺之一早起床，静静吃完饭，又端了一碗饭，一碗汤，一盘菜，进入卧室，吩咐家童一天不得打扰。插上门，进入床后一无形门的密室，在墙上画慧力大师像。他不曾见过慧力，于是把生平所见的僧人中容貌风采最佳者默想了几遍，然后按照最理想的形象开始描绘。到午时，墙上已有了

一个身着红色袈裟，目光深邃，嘴角带着智慧微笑的光头和尚。顾恺之端详了一下自己的作品，又提笔在墙上人像边写上“慧力大师”四字。然后把密室收拾干净，退出来，洗脸，梳头，换了一套干净衣服，进密室，将两道红符，一道贴在慧力胸前，一道贴在腹上，恭恭敬敬地向墙上人九叩首，最后面壁静坐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约一晌后，又三叩首，最后退出密室。松一口气，左手端起几上饭碗，右手尚未拿起筷子，嘴就向碗里大咬了一口，太凉，又立即开门大呼备饭。

三

第二天，春和日丽，顾恺之衣襟一新，来到瓦官寺。寺庙建筑已初具规模。方圆二余里的门墙已修好，粉涂一新。正面南门扁额大书“瓦官寺”三个金字。王羲之体。寺庙正中，石塔高耸。塔前的大雄宝殿及大雄宝殿后的讲经堂已造好，如来，菩萨等塑像已立于殿上，但各墙仍未描绘，还有一两处旁殿均已完工，其余殿房正在修建。顾恺之走到讲经堂时，慧力主持正领着众僧做法事。从背影上看，与自己所画大致相似。他感到这是一个吉兆。退出堂来。但他仍未想好，以怎样的方式谈作画之事。不到一个时辰，顾恺之已走完了整个寺庙一遍，头脑还是没有一点灵感。顾恺之不觉中再一次来到寺

内东北角的水池边。池水澄明，倒映蓝天。池边垂柳，朦朦如烟，倒有几分禅意。顾恺之在池边一石上坐下小憩，突然，他瞥见了旁边水池倒影中一对漂亮的脸。抬头一看，两位富家打扮的青年男子正缓缓走来。顾恺之的双眼立时盯着这两张脸不住地看。他以画家的锐眼，立刻感到，这是两位女子，而且从其神态可知，为一主一婢。最使他惊喜万分的是那主人的脸形、五官和矜持、妩媚的神态是他寻找了两年而一直没有找到的。两年前一个偶然的灵感，使他提笔画一天女图，但画得不满意，被他一气之下撕了。以后又画过六次，始终未能画好。而今眼前这张脸，正天衣无缝地是他《天女图》上的脸。此刻他的身体完全僵住了，只有一双黑眼珠仿佛跳在那女主人的脸上，随着她的漫步而移动。男装的女人只一瞬间轻蔑地瞥了顾恺之一眼，就仿佛无人似地继续缓步向前，而男装婢女则以袖掩嘴，嗤嗤一笑，随即归于正经，偕主人前行。顾恺之立即起身，痴一般跟随二人，目光也一直钉在女人面上。女婢立即回过身正面拦住顾恺之，半是严厉半是打趣地说：“想干什么？”

这一下顾恺之的眼珠才和心神一道回过来，说：“哦，你俩真的是人啦。”同时，就要用手摸过去。

“别动，你以为我们是鬼呀！”

“好，我不动，如果你们是人的话，恐怕也是刚从天上下来的吧？”

“喂，青天白日，你是不是有病啦！”

“没病，没病，你不知道，我找你们找了好久呵。”

“哦，你很辛苦的嘛。”

“你已经知道啦？”

“我知道什么？”女婢的脸突然严厉起来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姓顾，名恺之，暂时还是无名画师。”

“哦。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无名画师。你可知道，你面前的可是有名画师。”

“幸会幸会，有缘相会。”

“不幸会，不幸之会，无缘相识。”婢女声音突然厉害起来：“请不要自讨苦吃，知趣离开吧。”

“我自讨苦吃已两年多，望二位功德圆满，让我再看一会，就一定离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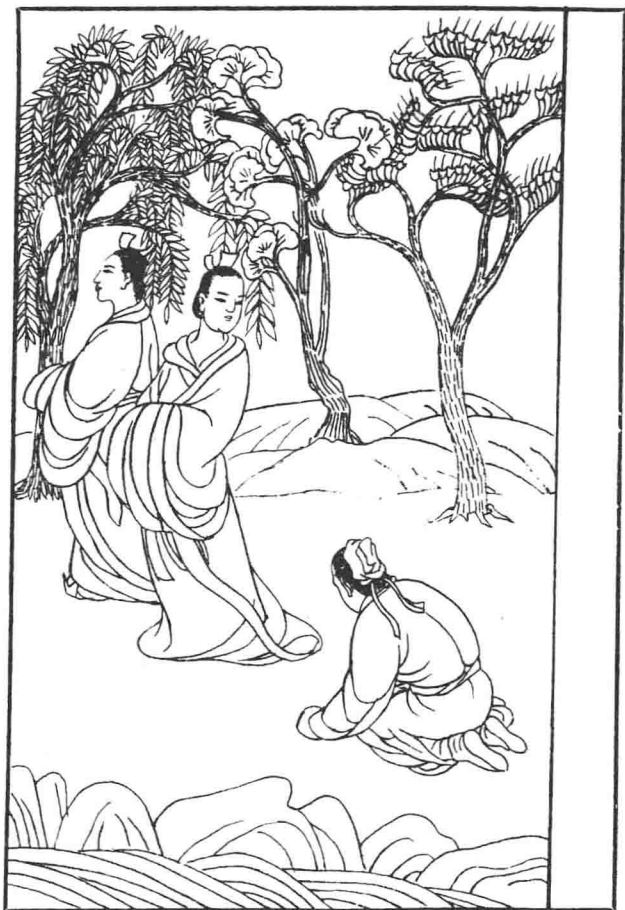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……”

女主人开口了：“看一会又何妨。然而，我有一个要求。”她面含微笑“你得以跪一会作交换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一口荆州口音，却具有柔美音质。

“一言为定。”顾恺之马上向二人跪了下去。

“请你不要食言，你刚才看了我们多久，就应该跪多久。不过你如果有一贯食言的嗜好，也没关系。我们走吧。”

顾恺之跪在地下，无可奈何。只听二人的脚步声渐渐地远去，只留下一片自然的声响。就在这寺院池边的天籁音乐之中，顾恺之身作跪形，心中却



顾恺之跪在地下，无可奈何。

开始重画自己的《天女图》，直到悠扬钟声由讲经堂传来，才把他从作画的白日梦中唤醒。

四

顾恺之缓步来到讲经堂外。突然听到了二女与一和尚在堂内谈话，明显在谈论瓦官寺向京城士大夫募捐之事。顾恺之心里一亮，就停住脚步，仔细倾听，只听那女主人道：“偌大一个京城，达官贵人比比皆是。他们美妾数百，僮仆数千，高楼深院，良田美池，奇花异草，珠宝珍馐。结果捐款最多的还不到十万钱，可笑呵，可笑呵。也不怕如来菩萨见其吝啬，不再保佑他们继续升官发财了吗？”只听知客僧连忙说：“上万钱已算多多的了。望施主莫见笑，莫见笑。”女人又问道：“大名鼎鼎的郗家捐多少？”答“六万”，问“大富鼎鼎的庾家捐多少？”答，“七万”，问“大贵鼎鼎的王家捐多少？”答“琅邪王氏七万五，太原王氏八万。”只听女子道：“唉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升官发财，人人贪多贪高，善事捐赠，人人攀少，拿纸笔来，我捐二十万。”顾恺之一听，不觉一惊。真是少不更事的大富大贵家女，倒也真是豪爽。突然灵机一动，咳嗽两声，整顿衣冠，挺胸阔步，迈进堂去。知客僧尚在不断的向女施主称谢，合掌大念阿弥托佛。顾恺之也不看两位男装女人，直接问知客僧：“敢问大师，贵寺捐款，最多